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明罰第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十月入汴州詔曰朕既殄偽庭顯
平國患好生之令含弘雖切於予懷懲惡之規決斷難
違於衆請况趙巖趙鵠等自朕收城數日布惠四方尚
匿迹以潛形罔悛心而革面須行赤族以謝衆心其張

漢傑昨於中都與王彥章同時俘獲此際未詳行止偶示哀矜今既上將陳詞羣情激怒往日既彰於僭濫此時難漏於網羅宜寘國刑以塞羣論除妻兒骨肉外其他疎屬僕使並從釋放敬荆李振首佐朱溫共傾唐祚屠害宗屬殺戮朝臣既寰宇以皆知在人神而共怒敬翔雖聞自盡未豁幽冤宜與李振並族於市疎屬僕使並從原宥朱珪素聞狡蠹唯務讒邪闖惑人情枉害良善將清內外須切去除况衆狀指陳亦宜誅戮契丹撒

刺阿撥既棄其母又背其兄朕比重懷來厚加恩渥看
同骨肉錫以姓名兼分符竹之榮疊被頒宣之渥而乃
輒孤重惠復背明庭罔顧欺違竄歸偽室既同梟鏡難
貸刑章可並妻子同戮於市其朱氏近親趙鵠正身趙
巖家屬仰嚴加擒捕其餘文武職員將校一切不問是
日趙巖張希逸張漢傑張倫張漢融朱珪敬翔李振及
契丹撒刺阿撥等并其妻孥皆斬於汴橋下並梁室臣
佐也

二年正月丙午前新鄉鎮將李洪玫詣闕首罪斬於天津橋南洪玫先以城歸梁故也

六月蕃漢總管李嗣源遣使部送安義賊首領楊立左重趙實韓貴等二十人到闕令兩軍號令磔於鎮國橋十二月壬午勅周易博士冀軫貶磁州司戶禮記博士宋澶貶石州司戶春秋博士陳處中謫授國子監丞誤保選人故也選人吳延皓取亡叔告身改舊名行事付河南府處死銓吏尹致職居行首但恣奸欺窮竒備驗

於行藏積弊須去其元惡可處死鄭傳身為堂吏事昧
公心勾當踰濫選人曲委寫造文狀保奸斯在情故可
知可流決邢州承旨官王處環是臺司首吏職名不卑
誠宜助憲府之準繩豈得叶選人之踰濫決流忻州裴
溫玉皇甫源邵仁卽勾當選人有涉踰濫或出公驗都
昧精詳各決杖退充本司最下令史三銓官崔沂等既
已貶謫劾其有司冀軫與諸令史共為囊橐故也

三年正月丁酉中書門下奏選人劉卽麻溫田昭遠賈

思義廬塚皆是家狀內牧豎丁父母憂年月不同已牒
示駁放劉卽麻溫塗毀告身委本州重處色役田昭遠
已下殿五選從之

明宗天成元年四月辛丑勅鄧州節度使李紹欽太子
少保李紹冲汴州都麴務使辛廷尉李繼宣等並勒歸
田里紹欽本姓溫名韜紹冲本姓段名凝廷尉偽開封
尹王瓚之牙將也朱友貞時依瓚勢曲法亂政汴人深
惡之繼事汴將孟審澄之子審澄誅亡命歸莊宗劉皇

后蓄之為子時宮掖之間穢聲流聞比之四克帝在藩
邸時惡其為人故並誅黜之

二年二月丙午以從馬直指揮使郭從謙為景州刺史
尋令中使誅於郡夷其族以其首謀大逆弑莊宗也

三年閏八月滑州掌書記孟昝匿母憂大理寺斷流奉
勅朕以允從人望嗣守帝圖政必究於化源道每從於
德本貴全國法以正人倫孟昝身被儒冠職居賓幕比
資籌畫以贊盤維而乃都昧操脩但貪榮祿匿母喪而

不舉為人子以何堪瀆汚時風敗傷名教五刑是重十惡難寬雖遣投荒無如去世孟昇賜自盡觀察使觀察判官錄事參軍失其糾察各有殿罰襄邑縣民周威父為人所殺不雪父冤有狀和解奉勅處死

九月勅先監送諸州罪人溫韜等流言亂政在憲典以難容稔惡幸災固人祇之共怒溫韜生為黔首起自綠林依憑中夏干戈劫盜本朝陵寢段凝豺狼類性梟獍為謀無辜而幾害平人得便而嘗懷逆節陶記曾司藩

翰恣黷貨財自處竄流彌興怨望石如納比居賓佐合
務贊裨當守殷門撥發文字扇搖戎帥聶嶼擢從班列
委佐親賢不守條章彊買店宅其後細詢行止頗駭聽
聞喪妻未及於半年別成姻媾棄母動逾於千里不奉
晨昏而皆自抵刑章各居竄逐都無省過但出怨詞在
朕意雖欲含弘於物論固難容赦尚全大體只罪一身
並令本處賜死

十一月宗正卿李紵先補虛稱試御史權公裔攝陵臺

令紆歎稱公喬請假與公喬狀不同大理少卿張之愿
詳斷以報上不實者徒一年李紆前犯詐假是重今犯
報上不實是輕準律雖寬酌情尤重請降特勅指揮奉
勅李紆縱橫詐偽重疊欺君雖奪一任告身尚屈大朝
憲法玷予宗籍時乃奸訛宜奪歷任告身仍配隴州徒
一年

四年二月車駕自汴還京至汜水東都留司官太子少
傅李琪等奏曰伏以陛下暫違清廟纔過周星初平作

孽之守殷次戮不臣之庭琬今者敗契丹之兇黨破真
定之逆城大振皇威咸繇睿筭臣等久違宸極俱戀聖
恩恨不隨獸舞於汴郊拜龍顏於梁苑豈可只於清洛
坐俟迴鑾願於次舍之間得展會同之禮庶傾就望咸
竭歡呼臣等今乞於偃師東排班迎駕稱賀後先赴雒
陽東祇候奉勅契丹即為兇黨真定不是逆城蓋闕審
詳有茲差誤李琪罰一月俸先是定州王都叛命琪不
詳鎮州為真定誤用之故及於罰

六月有內班石重千等六人控鶴官三人矯傳聖旨宣諭臣寮多受其遺賂是日發覺殺四人鞭五人背

十二月蔡州西平縣令李商為百姓告陳不公大理寺斷止贖銅以官當罪勅旨李商招愆俱在案款大理定罪備引格條然亦事有所未圖理有所未盡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聖相承溥天無事人皆知禁刑遂從輕喪亂已來廉耻者少朕一臨寰海四換星灰嘗宣無外之風每革從前之弊勤脩一德深念五刑寬則不威

暴則無惠唯期不濫皆守無私李商不務養民專謀潤
已初聞告不公之事件決彼狀頭又為奪有主之庄田
撻其本戶國家給州縣篆印只為行遣公文而乃將印
歷下鄉從人戶取物據茲行事何以當官今王饒所告
李商並招實罪宜奪歷任官重杖一頓處死元論人王
饒四人並宜放仍令所在長吏徧示衆多居高者不得
貪以陵卑在下者不得驕而訕上體泣罪之意聽祝網
之言各守公途共資王道

長興元年正月乙亥御史臺奏京兆府牒送到爭論莊
田人詳牒內本府元未曾推勘便送赴臺伏准舊例諸
道州府責勘尋常公事如曾經斷遣不了方具奏聞候
勅下付臺始行追勘且無州縣直牒送臺請行推勘兼
夾府尹判語指揮臺司勅旨為官未可避事夾判不合
申臺既有舉明須行責罰府司官吏已下等第書罰

九月庚午濟州偽造嘉禾七莖共兩穗本州長史皆罰
直

十月吏部侍郎王權將作監王澄太僕少卿魏仁錡庫部郎中孔崇弼司門郎中李殷夢河南縣令郭正封等六人妻叙封郡君縣君者勅旨叙封之例勅格甚明況在所司備經其事既成差誤蓋是因循顯有糾彈實為允當欺即難恕錯即可矜然欲示戒懲須行責罰本行令史馬仁珪決鬻杖七十勒停本部判郎中裴坦罰兩月俸王權等六人妻進封叙封郡縣邑號官誥宜令所司追納毀廢初郊天後赦書節文云朝臣並與追封贈

及叙封制不在此限其年七月十二日中書以前赦書
節文不該據品秩依格例施行又奏覆在朝臣寮限兩
月內一齊聞奏並據品秩依格例施行河南縣令郭正
封制前任考功員外郎朝議郎階俱是六品後遷河南
縣令加朝請大夫正五品其妻乃叙封縣君內彈侍御
史呂琦舉劾乃招偽濫有涉情故

二年三月禮部令史吳知已措改太廟齋郎李誼勅甲
及堂判姓名為張昭因偽出給優牒與張昭齋郎呂圖

陳告其偽捕訊於御史臺張昭呂圖李誼是諫議大夫
張延雍將作少監呂道昭宗正卿李玩之子也以蔭當
補獄成吳知已欵伏緣張延雍習為當省郎官令知已
專主張其子齋郎文書緣奏覆未成延雍累遣人催促
及召至面前苛克以此怕懼遂搢改李誼勅書張昭姓
名兼蒙昧本司官人出給優牒偽使符印有實詔付大
理寺定罪少卿路阮詳斷准格詐為制勅偽行符印罪
當絞其令史吳知已准格重杖一頓處死本司官祠部

郎中王承弁初不精詳致彼罔冒准詐偽律合杖九十如已去官則減等今王承弁已別除官據格放罪門下令史陳延祐雖不與吳知已同情有涉屬託准律杖一百放堂後官何康初言屬託不至瑕疵准律杖罪呂道昭李玩呂圖事雖闕連別無深罪准格並合釋放諫議大夫張延雍補蔭自有格文催促失於事體言苛尅之語雖是見人據引驗之詞蓋亦虛指伏候勅處分勅旨曰張延雍中官舊居省署蔭子合補齋郎為優牒稽遲

於本司催促苛克縱實已該肆赦之恩引驗無聞自擬
兩詞之詰致淹折獄宜示罰金宜罰一季俸餘依法寺
詳斷

四月以樞密院承旨李虔徽為忠武軍行軍司馬虔徽
邢州人始為郡吏而安重誨信愛之至是驟昇厥職行
已之道非其正也重誨出鎮故有是命

五月丙子國子勒停官張崇遠受賂補人法寺定罪為
無祿者減死一等又引四月二十六日恩赦俾從釋放

帝問張崇遠本官久無錢料今有春冬逐月糧者勅旨設祿任能立法懲惡苟有違犯須舉憲刑崇遠流外授官監中守職雖官不請於俸祿而職見請於依糧贓罪既彰死刑難貸宜決重杖一頓處死

閏五月誅河中節度新除太子太師致仕安重誨詔曰朕猥以眇躬纘承丕構欲華夷之共泰於刑賞以無私其有位極人臣寵踰涯分擅威權而積惡詢物議以難容苟緩刑章是滋凶慝安重誨始從幼稚獲備指揮既

倚注以漸深亦旌酬而益甚自朕紹興王業委掌樞機
官列三公望崇四輔謂勤劬之可恃每率暴以居懷且
孟知祥董璋自守藩維素堅臣節輒從間諜令負憂疑
擢任姻親往分符竹潛設猜防之計擅興割據之言兩
川飲恨以俱深一旦飛章而頓絕又錢鏐位冠王公嘗
輸愛戴朕方禮優元老恩遇遠人而重誨採掇瑕疵遽
行止絕且去年郊天禮畢率土乂康重誨既綰國權復
希兵柄輒出渡淮之語貴邀統衆之名事雖不行謀實

可懼其後終興戈甲遽討巴邛將士疲勞梯船阻絕又遣專臨寨所俾料軍儲恣威虐以復多致民兵之共怨朕尚存大體特示優恩爰自禁庭委之藩翰方緊共理旋乃貢章豈謂別有動搖潛懷怨望長子崇緒親居內職次子崇贊顯列朝行遣彼元隨偷歸本道據茲悖逆須究端繇勞千里以興師致四方之駭聽果明罪釁難逭誅夷其安重誨宜削奪自身官爵仍并男崇贊崇緒及重誨妻向張等四人宜並賜死

七月澤州沁水縣令李昭主簿樂鈞兩相鬪毆及追至本州不肯交割牌印大理刑部詳斷其罪准律罪當徒及罰銅緣並該今年四月二十六日恩宥勅旨同官相毆據法當徒大理寺以所犯罪名合該恩勅雖備陳格律而合議矜寬但李昭樂鈞等處令佐之資縱屠沽之行既罵且鬪自晝經宵加以抗拒使符執畱縣印全乖事體大紊紀綱至於偶在勅前合從赦限豈可遣茲兇輩親我疲民免刑已是優弘復職實非允當其李昭樂

鈞並勒停見任餘依所奏

三年正月北京大將等辭歸本道賜物有差時有鐵林都長行一人退及南廊有言聞於殿上乃有宣問其稱為量減下秋衣錢一千文別添逐月料錢五百文而不知所減少而益多帝責其退有後言咎歸田里

四月御史臺奏禮部貢院散從官呼延昭送到應學究科人李咸雍稱於省門前高聲稱屈勅曰李咸雍既是書生合知禮範凡關事理祇可披論尚書省前豈是喧

呼之所主司在內何與詬罵之言雖妄指陳實為亮惡
苟無懲誠難例革流宜令御史臺監送本貫重處色役
十二月勅曰國計之重軍食為先比防主守之隱欺遂
致監臨之鈐轄丁延徽選從禁職委以倉儲蓋藉忠勤
特添俸給所宜廉慎以副指揮而敢與專知官田繼勳
杜延德副知趙德遵楊仁祚等相徇私情擅出官物脚
夫論告贓狀分明及遣推窮即稱貸借按正律則罪加
於凡盜准後勅則名犯於極刑况兩司簡詳再經議讞

定法既當於不濫懲奸斷在於必行又據宰臣所問五條康澄繼陳兩表雖為滯獄且貴盡心但丁延徽所出軍須已離當處本無文紀豈是公官宜同入已而論難追減身之罪宜依兩司詳議斷遣處分其丁延徽田繼勲贓滿二十疋並決重杖一頓處死杜延德已下各依本罪決杖配流賞元告人絹二十疋丁延徽為供奉官監倉與倉官田繼勲杜延德共盜倉粟三百五十石脚夫論告左軍巡禁詰稱官米爛折借粟變米項官數及

勘變米粟不曾至碾乃是糴貸錢亦破使訖刑部引統
類監臨官典犯一疋已上入已者不在赦限同入已之
賊今約丁延徽粟價計賊絹六十五疋二丈合犯絞二
人專知官田繼勳等計賊絹三十七疋二丈為首合犯
絞副知趙德遵合流二千里其次決流有差刑部據法
律定罪而大理少卿澄上表論以為借粟有還竟合減
等

四年四月大理寺奏滑州人程洪與鄰人不協自焚其

屋延及隣人屋燒家財蕩盡伏緣三經赦恩例合杖罪
令償所燒家財勅旨程洪宜配流德州常知所在餘依
奏

五月獲嘉縣令盧嵩以戶民關延韜不伏責問喧悖令
從人曳撲良久致死大理寺斷既關威力之條合處殺
人之罪但以情非巨蠹事准格文爰該免死之科式表
好生之德盧嵩准格配流天德曳撲人王光祚配流登
州勅旨盧嵩容易宰邑造次怒人不恕法以行刑遂尋

時而致死原情則本非故殺據律則當處極刑小不忍而難追內自訟而何及法不可墜義亦須明但究彼根繇以緣公事罪雖甚重理稍可疑峻行則慮致民驕輕恕則恐滋吏酷永從遠竄特貸餘生聊以慰往者之魂兼可戒為官之屬嵩宜配蔚州長流百姓縱逢恩赦不在於歸之限其出身歷任告勅付所司焚毀餘依省寺詳斷

七月戶部奏諸州所貢物舊例每年冬至後到京准備

正仗於殿前陳列據房州常貢物至今年三月方至京
有違常式勅旨方州所尚土貢為先苟有稽遲誠為怠
易須加懲罰俾効恭勤其錄事叅軍孔霸文宜罰一季
俸刺史尹暉緣元勅不該宜放本典以下宜令本道觀
察使量罪科責訖以聞

末帝自鳳翔問君側之罪至乾壕南院宣徽使孟漢瓊
以帝河中失守在清化第時明宗王淑妃嘗令傳教往
來錫賜謂於已厚見帝大哭欲有所陳帝曰事不言可

知仍自預從臣之列即命斬之路隅漢瓊者鎮州王鎔
之小豎也明宗在真定時入侍性通黠能交搆朋黨初
見秦王權重乃挾妃子勢援傾心事之及朱弘昭馮贇
謀去秦王又與之締結長興之季氣焰燠灼開府驃騎
之資期月遍歷西軍既叛人主拱手待斃鄂王急召漢
瓊欲先令入鄴漢瓊匿不奉召知帝及陝乃單馬趨陝
至澠池西斬於路左

清泰元年五月中書門下言以改元分命朝臣奏告其

應州四廟差左監門衛將軍孔知鄴稱疾改差右驍衛將軍華光遠稱墜馬傷足詔曰改元重事告廟常規凡在班行宜思策勵孔知鄴等方當任使皆合恪恭豈可居常則各冒寵光臨事則自圖便捷苟無懲誠何肅紀綱孔知鄴華光遠並停見任其告廟官差右武衛將軍高允崇

三年二月監察使奏薦饗太廟其月十九日尚書省受誓戒故事諸行事官質明至省候太尉其日行事官與

攝太尉宰臣並先到其攝司空吏部侍郎龍敏後至雖
及受誓戒其候太尉違禮詔罰一季俸料

十月詔金州斬屯成都監陳知隱先是蜀人侵軼禦侮
不嚴突至城下水寨失守故也

十二月司天冬官正朱懋訟本監胡杲通言前監徐鴻
亡在殯鴻男皓方行服杲通署為監丞下御史臺鞠問
杲通言自授官後有監丞高巒言厯筭事徐皓工於推
步其祖保謙藝優所以權署攝不知徐鴻死方在殯其

署徐皓緣厯筭事大詔曰徐皓伎術勸造且宜落下別後處分高巒備知徐皓居喪不合薦舉宜停見任果通已下並釋放

晉高祖天福二年五月乙丑御史臺奏六宅使王繼弘前洺州團練使高信於崇禮門內相詬已伏款罪勅曰高信曾剖郡符繼弘方叅禁職凡於語默合曉規儀豈得輒於內庭恣行私忿肆喧譁而頗甚侮憲法以若無既駭物情尤傷事體苟無懲沮何戒踰違尚示含容止

從譴逐高信宜送復州收管王繼弘勒停送義州衙門
前仍常知所在

四年十月勅李道牧前為陸渾縣主簿狠直求官強詞
抗勅厚誣宰輔累犯乘輿措言孰顧於斥尊構意只謀
其撓政將懲狡蠹須舉典刑宜令決杖配流永不齒錄
少帝開運二年春誅青州節度使楊光遠部下指揮使
張迥等五人時光遠叛命帝以戎事方興慮其扇搖故
也

周太祖廣順元年五月甲申勅考城縣巡檢供奉官馬彥勅處死以在巡檢所停匿赦書殺獄囚故也

二年八月勅前明經劉繼倫決杖仍追奪出身文書先是繼倫醉酒於臨街民家踞床而坐權知開封府袁義前驅騶道叱之不起又加慢罵所司詰之以聞遂有是責

三年正月責教坊樂人張錦繡等四人各杖脊十七除籍控鶴官將虞候賈超等二人各決杖二十配流商州

坑冶務收管時安州節度使王令溫受代入朝樂人與
控鶴官詣令溫求丐太祖知之故有是責

二月勅鳳翔少尹桑能責授鄧州長史能故開封尹維
翰之庶弟也維翰父珙有愛姬生子歲餘珙卒姬求出
遂攜兒而去兒即能也其後莫知所之及維翰貴前遣
人求訪音問微知在青州會戶部侍郎王松權知青州
時維翰鎮兗州以誠託松松至郡訪能果得之於博興
縣民家能母適玄氏能即為玄氏子松即送能至維翰

所維翰表其事有項晉祖授能協律郎維翰鎮京兆以能為衙內都指揮使維翰再入中書改太常丞累遷司封員外郎能幼稚流落長於他族不識文字性格鄙俗及維翰薨諸子幼弱能以維翰舊第得錢千緡典帖與人其宅本辛氏之業也辛氏定年限帖典與維翰及年限滿能出為鳳翔少尹辛氏乃詣維翰子坦贖之坦辭以候取能旨辛氏訴於官樞密使王峻素知其事深所不平即追能證問能具伏其罪故貶逐之

又相之湯陰民焦遠詣闕門伐鼓訟鎮將李柔豪奪二女詔開封府鞠劾勅李柔配役作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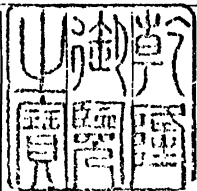
世宗顯德元年九月辛丑斬供奉官副都知竹春璘於寧陵縣以其先奉命在彼巡檢有羣盜掠其客船而不能登時擒殺故也十月杖死供奉官郝光庭於府門以其在葉縣巡檢日挾私斷殺平人故也

四年三月追奪前許州行軍司馬韓倫在身官爵仍配沙門島縱逢恩赦不在放還之限倫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令坤之父也令坤兼鎮陳州倫罷職於許而居於陳
軍州政事多所干預及自於衙署開壚以鬻酒陪飲之
暴公私惠之為項城民武郁等所訟帝命殿中侍御史
率汀按之倫詐報汀云准詔赴闕汀即奏之帝愈怒遽
令追劾盡得事實令坤數於帝前泣請父命故罪止於
追削配流而已

五年十二月楚州兵馬都監武懷恩棄市以其擅殺降
卒廖約等四人故也

六年二月杖落第舉人趙贊朱夢叶寶浚等於省門外
仍配邊郡先是禮部貢院上言贊等酗酒厲聲詬其考
試官下御史府訊之伏罪故杖之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八至

詳校官中書臣涂日煥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李荃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督吏

夫官者治亂之攸繫吏者師表之斯屬自堯舜垂拱夏
商用乂逮夫周室有以寧之盛斯皆官得其人民安其
業上下熙洽同底於道者也及叔世多偽淳風不競羣
吏之政或愆或忘罕能脩舉幾於曠廢或以滅裂為簡

或以苛刻為公官邪而姦生禁密而俗弊淪胥以敗罔克攸濟於是乎申嚴號令誕布條教周旋數諭丁寧款密乃至形於殿最以儆其違峻其舉察以懲其枉乃至丞弼之重左右之臣誥之以告猷訓之以裕蠱逮乎寇竊姦宄董其逐捕農桑稼穡急其勸課斯亦敏政之大端責實之舊典也

漢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強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

或詐偽為吏

詐自稱吏

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牟食苗根蟲也

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

奸法因法作奸也與盜謂

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

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

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音莫報切

布告天下

使明知朕意

武帝時郡守尉諸侯相二千石欲為治者大抵盡效王

溫舒等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

滋亦益也

南陽有梅免

百政

梅百皆姓也

楚有段中杜少

中讀仲

齊有徐勃燕趙之間

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

兵釋死罪

釋解也

縛辱郡守都尉殺二千石為檄告縣趨

具食

趨讀曰促

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稱數於是帝

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使督之

出為使者督察也

猶弗能禁

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郡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

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

以軍興之法而討擊也

斬首大部或至

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郡甚者數千人數

歲廼頗得其渠率

渠大也

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往往

為羣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

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

曰羣

盜起不發覺發覺而弗捕滿品者

品率也以人數為率

二千石以下至

小吏主者皆坐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

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

府郡府也

故盜賊寢多

寢漸也

上下

相為匿以避文法焉

宣帝黃龍元年詔曰蓋聞上古之治君臣同心舉措曲

直各得其所是以上下和洽海內康平其德弗可及已

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務行寬大順民所疾苦將

欲配三王之隆明先帝之德也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苛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為欺慢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為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

時有請云詔使出者省卒徒以其直自給不復取稟假雖有進入於官非

舊章也故絕之又曰先是武帝以用度不足自省以益官者或奉使求不受俸祿自省其徒眾以取其稟者或自給於是姦吏緣以為利所得多於本祿故絕之

後漢光武建武十五年詔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

明帝永平十八年章帝即位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章帝建初元年正月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

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
寃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
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春三月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
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人誠欲元元去末歸本
而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
典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並宜明糾
非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

豈能炤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
禁先京師而後諸夏

和帝永元五年三月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
能必繇鄉曲而郡國舉吏不加簡擇故先帝明勅在所
令試之以職乃得充選又德行尤異不須經職者別署
狀上而宣布以來出入九年二千石曾不承奉恣心從
好司隸刺史訖無糾察今新蒙赦令且復申勅後有犯
者顯明其罰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

非獨州郡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民被姦邪之傷繇法不行故也

八年九月詔曰百僚師尹勉脩厥職刺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興蝗之咎

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之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

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
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貨行於言罪成
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
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安帝永初三年秋七月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
遣侍御史龐雄督州郡兵討破之四年伯路復與渤海
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遣御史中
丞王宗督青州刺史法雄討破之

元初三年春正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叛二月遣侍御史任遠督州郡兵討之

遠音丁角切

靈帝光和元年妖異數見制下太尉司徒司空曰夫瑞不虛生災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妖偽將何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究心而各拱默訖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敕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晉武帝泰始四年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

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見長吏觀風俗協
禮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
政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
喻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
致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
而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
率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脩禮教設禁令行則
長吏之能也人窮匱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

禮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
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
立而私門日富者並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彈違此朕
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太康九年春詔曰興化之本繇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
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濁煩
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能否議其黜陟令內外
羣官舉清能拔寒素

元帝大興元年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恠穢濁而以財勢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闇塞之責各明慎奉行

後魏明元神瑞二年三月詔曰刺史守宰率多逋慢前

後怠惰數加督罰猶不悛改今年貲調懸違者謫出家財充之不聽徵發於民

文成太安四年五月詔曰朕即阼至今屢下寬大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以入於已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雜調減省而所在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之然

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告天下稱朕意焉

獻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即位九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民宜置良佐故勅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俊又必謂銓衡允衷朝綱應叙然牧司寬情不祇憲旨舉非其人愆於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民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以罔上論

孝文太和二年十一月詔曰懸爵於朝而有功者必縻其賞懸刑於市而有罪者必罹其辜斯乃古今之成典治道之實要諸州刺史牧民之官自頃以來遂各怠慢縱姦納賂背公緣私致令賊盜並興侵劫滋甚姦宄之聲屢聞朕聽承太平之運屬千載之期思光洪緒惟新庶績亦望藩翰羣司數德宣惠以助冲人共成斯美幸克已復禮思愆改過使寡昧無愧於祖宗百姓見德於當世有司明為條禁稱朕意焉

六年十二月詔曰朕以寡薄政缺平和不能仰緝緯象
蠲茲六沴去秋淫雨洪水為灾百姓嗷然朕用嗟愍故
遣使者循方賑恤而牧守不思利民之道期於取辦愛
毛反裘甚無謂也今課督未入及將來租算一以丐之
有司勉加勸課以要來穰稱朕意焉

九年帝嘗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司州牧咸陽王
禧等曰昨望見婦女之服仍為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
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為有違前詔禧對曰陛下聖

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仰稟明規每事乖互將何以宣
布皇經數贊帝則舛違之罪實合刑憲帝曰若朕言非
卿等當須廷論如何入則順旨退有不從昔舜語禹
汝無面從退有後言其卿等之謂乎又謂尚書等曰朕
仰纂乾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
之任樞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
失實在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末嘗言朕之一失
獻可否之片規又不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

之大者

宣武景明二年三月詔曰諸州刺史不親民事緩於督
察郡縣稽逋旬月之間纔一覽決淹獄久訟動延時序
百姓怨嗟方成困敝尚書可明條制申下四方令日親
庶事嚴勒守宰不得因循寬怠虧政六月考諸州刺史
加以黜陟

孝明孝昌初梁武遣將裴邃等寇淮南詔行臺鄴道元
都督河間王琛討之停師城父累月不進勅廷尉少卿

崔孝芬持節齎齊軍力催令赴接賊退而還

後廢帝中興二年正月詔曰自中興草昧典制權輿郡縣之官率多行督假有正者風化未均眷彼周餘專為漁獵朕所以夙興夜寐有惕於懷有司明加糾罰稱朕意焉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四月帝謂褚遂良曰卿為諫議此來何為不諫遂良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君從諫則聖而歷代帝王進納忠諫從善如流者國嘗獲安化洽聲稱

厥後絕忠臣之路惡諫諍之言沉迷嗜欲賊害良善者
何嘗不國敗身亡以為後誠陛下功德之盛古今莫二
視朝之餘假以顏色獎誘愚臣使整矜整矜臣實慙駑下
不稱萬一尸祿素食誠負陛下

高宗乾封元年十一月帝引朝集使相州刺史許圜師
等謂曰與朕共理在於牧守必在賢明方膺此選去歲
東封觀諸州刺史大有老弱者比令改移猶未能盡此
朕所以憂也又封禪舉人比望有經綸之才遺逸藪澤

者乃聞多是不第進士豈實無人物可言為復卿等不能用心蔽賢濫舉殊不稱求賢之意何也圉師等引咎而退

中宗景龍元年十月令內外諸司長官具僚佐功過遞相勗勵勉脩其職

玄宗先天元年十一月謂御史等曰卿處憲司職當彈糾如聞百僚非常弛慢即宜訪察聞奏如其寬縱國有常典

開元二年六月詔曰尚書禮閣國之政本郎官之選實藉良才如聞諸司郎中員外郎怠於理煩業唯養望凡厥案牘每多停擁容縱典吏仍有貨賕欲使四方何以取則事資先令義貴能改宜令當司官長慇懃示諭并委左右丞勾當其有與奪不當及稽滯稍多者各以狀聞

五年四月帝以尚書省天下政本乃令有司各司職事吏部員外郎褚璆等十人案牘稽遲詔曰朕居萬人之

上以百姓為心嘗恐有冤不申有理見滯憂勤庶績宵
旰興懷且六官分事四方取則尚書郎皆是妙選須稱
其職焉可尸祿悠悠曾無斷決昨者試令詢問遂有如
此稽逋動即經年是何道理至如行判程限素編令式
令便准法科責乃是尋常但為積習寬疎欲得申明告
諭自今以後各宜懲革若有犯者別當處分

十年三月詔曰國之設法本以閑邪敬無所施雖立安
用朕以寡昧纘丕業夙夜悚惕恐不克勝馭朽徒知

其所危涉川罔知其所濟是用寤寐永歎嘗思罪已冕
旒不欲見其臧否黜纘不欲聞其是非隱忍含容十載
于茲矣不能使令行禁止訟息刑清家習禮讓之教人
懷廉耻之節此朕之不德也河南府雒陽縣主簿王鈞
貪殘其性暴虐其心輕侮我章程刻剝我黎獻處事不
遵乎法理黷貨不知其紀極此而可恕孰不可容且輦
轂之下事猶如此想其遠處人何以堪然而當發生之
時屬陽和之月朕情存惡殺不加殊死且從杖罪以肅

朝端可與朝堂集衆決殺自今以後內外官有犯賄至
解免以上縱使逢恩獲免並宜勿齒終身御史憲司職
當推効不存糾舉多有顏情綱紀不施誰任其咎又府
縣寮竅上下相承犯法公然無問按詰若或知而故縱
即是職務不舉各自思審何以當官自今以後所進擬
御史皆須歷職清白衆所推者不得虛相引進僥倖所
榮凡厥朝臣宜悉朕意

十一年六月帝謂宰臣曰尚書省諸曹事多因循頗虧

格式偽濫之輩緣此得行可令左右丞申明勾當勿使
更然

十二年二月詔曰如聞在外官人罕遵法式孤弱被抑
冤不獲申有理之家翻遭逼迫侵刻之吏務欲加誣州
縣有好長官同寮豈敢違法御史執憲綱紀是司多惜
人情未聞正色內外同此何致至公宜令刺史縣令嚴
加捉搦御史按其有犯彈奏

代宗大曆六年四月勅曰弛張刑政興化阜俗使吏無

欽定四庫全書

貪汙之跡下無愁恨之聲不惟良二千石亦在郡主簿
縣大夫親其教訓舉其綱目條察善惡惠養困窮方伯
得以考求殿最故漢置刺史臨課郡國周制官刑糾繩
邦理其義明矣朕思舉舊典以清時俗頻詔長吏精擇
此官如聞近日猶有姦濫或未習政事素無令問因依
請託尸曠祿位邪枉附法懦弱廢官人弊於下怨歸於
上問并減耗賄賂日聞豈所謂建明職守共副憂勤者
也又別駕秩位頗崇若郡守廢闕掌同其任舊例補署

或匪其才既不稱職則多傷害自今後別駕縣令錄事
參軍有犯贓私並暗弱老耄疾患不稱所職戶口流散
者並委觀察節度等使與本州刺史計會訪察聞奏與
替其犯贓私者便禁身推問具狀聞奏其疾患者准式
解所職老耄暗弱及無贓私才不稱職者量資考改與
員外官餘官准前後勅處分其刺史不能覺察觀察節
度使具刺史名品聞奏如觀察節度管內不能勾當郎
官御史出入訪察聞奏

德宗貞元六年二月制曰朕嗣守丕圖于茲七稔每念萬方所奉惟在一人百姓未康豈安終食故所以賑贍優貸思致乂安方鎮牧守誠宜遵奉如有違越委御史臺及出使郎官御史訪察以聞於是宰臣等表賀焉

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詔刺史分憂得以專違事有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如聞州司嘗務巨細所裁官吏移攝將士解補占留支用刑獄等動須稟奉不得自專雖有政能無所施設選置長吏將何責成宜委御史臺及

出使郎官御史嚴加察訪廉使奏聽進上本判官不能
規正及刺史不守朝章並量加貶降若所管州郡控接
蕃夷軍戎之間事資節制即不在此限

宣宗大中四年正月詔曰應天下州縣或土風各異或
物產不同或制置乖宜或章條舛謬或云施之歲久或
緣礙於勅文有利於人而可舉行者有害於物而可革
去者並委所任縣令錄事參軍備論列於刺史具以上
聞委中書門下據事件下觀察使詳言列奏當與改更

各從便安自當蘇息如或在官因循不舉後來者無以
申明利害較然違慢可見當重加懲罰仍更不得授縣
令錄事參軍刺史委中書門下具名奏聞別議殿責又
曰每思前賢設官分職豈徒然哉今州有上佐縣有丞
簿俗謂閒官不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也自今後州
縣公事上佐丞簿得失須共參詳如有敗闕或不遵法
理及百姓流亡不先舉明並須連坐莫得人展其才官
無冗食又曰刑獄之內吏得使情推斷不平因成冤濫

無問有贓無贓並不在原免之限

六年十二月中書門下奏諸道觀察使職當廉問位在藩隅受人主之寵榮同國家之休戚不可自事富貴惟貪優游羅聲色以自娛顧凋殘而不問縱逃顯責必受陰誅自今請責其成效專彼事權使得展意盡心恢張皇化敬事以守法度節用以減征徭有利於國者必行不以近名為利有害於人者必去不以循例為辭絕連夜之酣歌務盡忠之讜論常准此道方免曠官其巡屬

州縣須知善惡具以上聞隱而不言罪歸廉帥應有論薦須是直書強能立事者上陳不得蔽善懦弱失職者奏免非可徇情如此則遠近相臨上下相制共為致理同歸至公勅曰卿等所言甚為切務可速行之

後唐莊宗同光四年二月吏部侍郎盧文紀上疏請責內外百司各舉其職明行考課以激其能從之

明宗長興二年閏五月勅曰要道纔行則千岐共貫宏綱一舉則萬目皆張前王之法制罔殊百代之科條悉

在無煩改作各有定規守度程者心逸日休率胸臆者
心勞日拙天垂萬象星辰之分野靡差地載羣倫岳瀆
之方隅不易儻各司其局則皆盡其心且律令格式六
典凡關庶政互有區分久不舉行遂至隳紊宜准舊制
令百司各於其間錄出本局公事巨細抄寫不得漏落
纖毫集成卷軸兼粉壁書在公廳若未有解署者其文
書委官司主掌仍每有新授官到令自寫錄一本披尋
或因顧問之時應對須知次第無容曠廢每在執行使

庶寮則守法奉公宰臣則提綱振領必當彛倫攸叙所謂至道不繁何必基年告諭催促限兩月內抄錄及粉壁書寫須畢其間或有未可便行及曾釐革事件委逐司旋申中書門下當更參酌覆奏施行

閔帝應順元年閏正月詔吏部三銓南北曹禮部貢院注擬考試依格疾速發遣勿令虛有滯留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六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誠勵第一

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又曰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
司周禮天官小宰之職正月令於百官府曰各脩乃職
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恭則國有大刑斯所
以允釐百工慎乃在位勉脩厥職無從匪彝也故詩曰

凡百君子各恭爾身傳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斯乃王者欲物得其所人不踰閑去末歸本有耻且格故誕告多方申明約束使其感激自勵遠罪遷善無遠弗届同底于道所以立大中之訓成一定之令也

帝舜曰咨汝二十有二人

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

人特勅命之

欽哉惟時亮天工

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功

三載考績

三考黜陟幽明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

庶

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績法明衆功皆廣三苗幽闇君臣善否分北流之不令相從善惡明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近也言若臣道近相須而成帝

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言大體若身予欲左右有民汝翼左右

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予欲宣力四方汝為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為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日月星為

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

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藻火粉米黼黻絺繡藻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水

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黻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采備曰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作服汝明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

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以出納五言汝聽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五

德之言施于民以成化汝當聽審之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我違

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

殷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曰凡我造邦無從匪

彝無即愒淫戒諸侯與之更始彝常愒慢也無從非常無就慢過禁之各守爾典以

承天休守其常法承天美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

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已罪以其簡在天心故也

周武王封康叔為衛侯作酒誥

康叔監殷民殷民化紂嗜酒故以戒酒誥

王若

曰明大命於妹邦

周公以成王命誥康叔順其事而言之欲令明施大教命於妹國妹地名紂所都朝歌以

北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父昭子穆文王弟稱穆將言始國在西土西土岐周之政

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

文王其所告慎

衆國衆士於少正官御事治事吏朝夕勅之惟祭祀而用此酒不常飲

惟天降命肇我民

惟元祀

惟天下教命始令我民知作酒者惟為祭祀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

德亦罔非酒惟行

天下威罰使民亂德亦無非以酒行為行者言酒本為祭祀亦為亂行

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於小大之國所用喪亡亦無不以酒為罪也

文

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

小子民之子孫也正官治事謂下羣吏教之皆

無常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於所治衆國飲酒惟當因祭祀以德自將無令

至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

文王化我民教道子孫惟土地

所生之物皆愛惜之則其心善聰聰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言子孫皆聰聰父祖之常教於小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

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

今往使妹土之人繼汝股肱之教為純一之行其當

勤種黍稷奔走事其父兄

肇牽車牛遠服費用孝養厥父母

農功既畢始牽

車牛載其所有求易所無遠行賈賣用其所得珍異孝養其父母

厥父母慶自洗腆致

用酒

其父母善子之行子乃自潔厚致用酒養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

爾典聽朕教

衆伯君子長官大夫統庶士有正者其汝常聽我教勿違犯

爾大克羞

考惟君爾乃飲食醉飽

汝大能進老成人之道則為君矣如此汝乃飲食醉飽之道先

戒羣更以聽教次戒康叔以君義

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我大惟教

汝曰汝能長觀省古道為考中正之德則君道成矣

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

逸

能考中德則汝庶幾能進饋祀於祖考矣能進饋祀則汝乃能自大用逸之道

茲乃允惟王

正事之臣

汝能以進老成人為醉飽考中德為用逸則此乃信任王者正事之大臣

茲亦惟

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言此非但正事之臣亦惟天順其大德而佑之長不見忘在

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

不腆于酒

我文王在西土輔訓往日國君及御治事者下民子孫皆庶幾能用上教不厚於酒言不

常飲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故我周家至于今能受殷王之命

王曰封

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

聞之於古殷先智王謂湯

蹈道畏天

明著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常能

德持智從湯至帝乙中間之王猶保成其王道畏敬輔相之臣不敢為非惟御事厥棐有恭

不敢自暇自逸

惟殷御治事之臣其輔佐畏相之君矧有恭敬之德不敢自寬暇自逸豫

曰其敢崇飲

崇聚也自暇自逸猶不敢况敢聚會飲酒乎明無也

越在外服侯甸

男衛邦伯

於在外國侯服甸服男服衛服邦國伯諸侯之長言皆化湯畏相之德

越在內

服百寮庶尹惟亞惟服宗工

於在內服治事百官衆正及次大夫服事尊官亦不

逸越百姓里居

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

罔敢湏于酒不惟

不敢亦不暇

自外服至里居皆無敢沈湎於酒非徒不敢志在助君敬法亦不暇飲酒惟助

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

所以不暇飲酒惟助其君成王道明其德於正人之道必

正身敬法其身正不令而行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

嗣王紂也酣樂

其身不憂政事

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不易

言紂暴虐施其政令於民無顯

明之德所敬所安皆在於怨不可變易

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

儀民罔不盡傷心

紂大惟其縱淫佚于非常用燕安惟喪其威儀民無不盡然痛傷其心

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

言紂大厚於酒晝夜不念自息乃過差

厥心疾

狠不克畏死

紂疾狠其心不能畏死言無忌憚

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

懼

紂聚罪人在都邑而任之於殷國滅亡無憂懼

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

惟民怨

紂不念發聞其德使祀見享升聞於天大行淫虐惟為民所怨咎

庶羣自酒腥

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

紂衆羣臣用酒沈荒腥穢聞在

上天故天下喪亡於殷無愛於殷以紂奢逸故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言凡為天所亡天非

虐民惟民行惡自召罪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

我不惟若此多誥汝我親行之

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古賢聖有言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

視水見已形視民行事見吉凶

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今惟殷紂無道墜失天命我其可不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

臣

劼固也我惟告汝曰汝當固慎殷之善臣信用之

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

友

侯甸男衛之國當慎接之況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乎

越獻臣百宗工矧惟

爾事服休服采

於善臣百尊官不可不慎況汝身事服行美道服事治民乎

矧惟若

疇圻父薄違農父

圻父司馬農父司徒身事且宜敬慎況所順疇咨之司馬乎况能迫迴萬民

之司

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宏大也宏父司空當順安之司馬司

徒司空列國諸侯三卿慎擇其人而任之則君道定况汝剛斷於酒乎

勿佚

其有告汝曰民羣聚飲酒不用上命則汝收捕之勿令失也

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

盡執拘羣飲酒者以歸于京師我其擇罪重者而殺之

又惟殷之迪諸臣

惟工乃誦于酒勿庸殺之

又惟殷家蹈惡俗諸臣惟衆官化紂日久乃沈湎於酒勿

用法姑惟教之有斯明享

以其漸染惡俗故必三申法令且惟教之則汝有此明訓

以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

殺

汝若忽怠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憂汝乃不潔汝政事是汝同於見殺之罪

王曰封汝典

聽朕

汝當常聽念我所慎而篤行之

勿辯乃司民誦于酒

辯使也勿使汝主民

之吏面於酒言又作梓材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治材王曰封以

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

言常用其衆人之賢者與其小臣之良者以通達卿大夫及都家之

政於國

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汝當信用其臣以通王教於民言通民事於國通王教於

民惟乃國君之道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

汝惟君道使順常於是曰我有與常之師

可師法

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

言國之三卿正官衆大夫

皆順典常而曰我無厲虐殺人之事如此則善矣

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

亦其為君之道當先敬勞民故汝往治民必敬勞來之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

以民

當敬勞之故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肆亦見殺人賊所過歷之人有所寬宥亦所以敬勞之

厥君事戕敗人宥

聽訟折獄當務從寬恕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

者當寬宥之

王啓監厥亂為民

言王者開置監官其治為民不可不勉

曰無胥

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當教民無得相殘傷相虐

殺至於敬養寡弱至于存恤妾婦和合其教用夫道以容之無令見冤枉

王其效邦君越御

事厥命曷以

王者其效實國君及以御治事者知其教命所施何用不可不勤

引養引恬

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能長養民長安民用古王道如此監無所復罪當務之

惟

曰若稽田既勤數蓄惟其陳脩為厥疆畎

言為君監民惟若農夫之

考田已勞力布發之惟其陳列脩治為其疆畔畎壟然後功成以喻教化若作室家既勤垣

墉惟其塗墍茨

如人為室家已勤立垣墉惟其當塗墍茨蓋之

若作梓材既勤

樸斲惟其塗丹艘

為政之術如梓人治材為器已勞力樸治斲削惟其當塗以漆丹以朱而

後成以言教化亦須禮義而後治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爽

言文

武已勤用明德懷遠為近汝治國當法之

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

衆國朝享於王又親仁善鄰為兄弟之國萬方皆來賓服亦已奉用先王之明德

后式典集庶

邦丕享

君天下能用常法則和集衆國大來朝享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

土於先王肆

皇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能遠拓其界壤則於先王之道遂大

王惟德用

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今王惟用德和悅先後天下迷愚之民先後謂

教訓所以悅先王受命之義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為監所行

已如此所陳法則我周家惟欲使至於萬年承奉王室

子子孫孫永保民

又欲令其子孫

累世長居國以安民

又成王既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王

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弗惟反

有官君子大夫已上數而戒之使敬汝所司慎汝出令從政之本令出必惟行之不惟反改若

二三其令亂之道也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從政以公平滅私情則民其信歸之

學古

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

言當先學古訓然後入官治政凡制事必以古義議度終

始政乃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其汝為政

不迷錯其汝為政常故事為師法無以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

利口辯佞亂其官當以儀典事惟煩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畧必亂其政戒爾

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臨政事必煩此戒凡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有官位

但言卿士舉其掌事者功高繇志業廣繇勤惟能果斷行事乃無後難言多疑必致患位不期驕

祿不期侈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侈期恭儉惟

德無載爾偽言當恭儉惟以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

日拙為德直道而行於心逸豫而名且美為偽居寵思

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言雖居貴寵當思危懼無所不畏若乃不畏則入可畏之

刑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瘕

賢能相讓後又在官所以和諧瘕亂也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所舉能脩其官惟亦汝之

功能舉匪其人亦惟汝之不勝其任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

爾有政

數而勅之公卿已下各敬居汝所有之官治汝所有之職

以佑乃辟永康兆

民萬邦惟無斁

言當敬治官政以助汝君長安天下兆民則天下萬國惟乃無厭我周德

漢景帝後二年詔曰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

幼孤得遂長令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

為吏

詐自稱吏

吏以貨賂為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

牟食苗根蟲也

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

奸法因法作奸也與盜謂盜者當治

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

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

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

耗不明也讀與耗同音莫報切

布告天下使明

知朕意

宣帝元康二年詔曰獄者萬民之命所以禁暴止邪養

育羣生也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今

則不然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

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亦亡繇知此朕之不明吏之不稱四方黎民將何仰哉二千石各察官屬勿用此人吏務平法或擅興繇役飾厨傳稱過使客越職踰法以取名譽譬猶踐薄冰以待白日豈不殆哉

成帝建始元年二月詔曰迺者火災降於祖廟有星孛于東方始正而虧

言始即帝之正而有彗星之虧也

咎孰大焉書云惟

先假王正厥事

假至也言先古至道之君遭遇災變則正其行事脩德以應之

羣公攷

攷帥先百僚輔朕不逮崇寬大長和睦凡事恕已毋行

苛刻

恕者仁也仁已之心以度於物

後漢光武時馮勤為司徒先是三公多見罪退帝賢勤

欲令以善自終乃因讌見從容戒之曰朱浮上不忠於

君下陵轢同列竟以中傷至今

朱浮為大司空坐賣弄國恩免又為陵轢同列

帝銜之惜其功不忍加罪死生吉凶未可知豈不惜哉人臣放逐受

誅雖復追加賞賜賻祭不足以償不訾之身

訾量也言無量可比

之貴重之極也訾與貲同忠臣孝子覽炤前世以為鏡誠能盡忠於

國事君無二則爵賞光乎當世功名列於不朽可不勉

哉勤愈恭約盡忠號稱任職

中元二年詔曰今選舉不實邪妄未去權門請託殘吏
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又
郡縣每因徵發輕為姦利詭責羸弱先急下貧其務在
均平無令枉刻

明帝永平十八年詔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
傷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羣后百僚勉
思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勅四方稱朕意焉

章帝建初元年詔曰比年牛多疾疫墾田減少穀價頗貴人以流亡方春東作宜及時務二千石勉勸農桑弘致勞來羣公庶尹各推精誠專急人事罪非殊死須立秋案驗有司明慎選舉進柔良退貪猾順時令理冤獄五教在寬帝典所美愷悌君子大雅所歎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二年三月詔曰比年陰陽不調饑饉屢臻深惟先帝憂人之本詔書曰不傷財不害民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而

今貴戚近親奢縱無度嫁娶送終尤為僭侈有司廢典
莫肯舉察春秋之義以貴理賤今自三公竝宜明糾非
法宣振威風朕在弱冠未知稼穡之艱難區區管窺豈
能炤一隅哉其科條制度所宜施行在事者備為之禁
先京師而後諸夏

和帝永元八年九月京師蝗詔百僚師尹勉脩厥職刺
史二千石詳刑辟理冤虐恤鰥寡矜孤弱思惟致災興
蝗之咎

十二年三月詔曰比年不登百姓虛匱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為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勢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辭貸行於言罪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瘳

安帝元初四年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詔曰今年秋稼茂好垂可收穫而連雨未霽懼必淹傷夕惕惟憂思念厥咎夫霖雨者人怨之所致其武吏以威暴下文吏妄行苛刻鄉吏因公生姦為百姓所患苦者有司顯明其罰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按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惠養之意其務崇仁恕賑護寡獨稱朕意焉

五年七月丙子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欲令百姓務崇節約遭永初之際人離荒危朝廷躬自菲薄去絕奢飾食不兼味衣無二綵比年雖獲豐穰尚乏儲積而小人無慮不圖久長嫁娶送終紛華靡麗至有走卒奴婢被綺縠著珠璣京師尚若斯何以示四遠設張法禁慤惻分明而有司惰任訖不奉行秋節既立鷙鳥將用且復重申以觀後效

桓帝永興二年詔曰比者星辰謬越坤靈震動災異之

降必不空發勅已脩政庶望有補其輿服制度有踰侈
長飾者皆宜損省郡縣務存儉約申明舊令如永平故
事

靈帝光和元年妖異數見制下太尉司徒司空曰夫瑞
不虛生灾必有緣朕以不德秉統未明以招妖偽將何
以昭顯憲法哉三司任政者也所當夙夜而各拱默訖
未有聞將何以奉答天意救寧我人其各悉心思所崇
改務消復之術稱朕意焉

魏太祖征孫權使臨菑侯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又代郡烏丸反以鄆陵侯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護軍將軍夏侯淵雖數戰勝太祖常戒曰為將軍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為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晉武帝泰始四年詔曰郡國守相三載一巡行屬縣必

以春此古者所以述職宣風展義也長吏觀風俗協禮
律考度量存問耆老親見百年錄囚徒理冤枉詳察政
刑得失知百姓所患苦無有遠近便若朕親臨之敦喻
五教勸務農功勉勵學者思勤正典無為百家庸末致
遠必泥士庶有好學篤道孝弟忠信清白異行者舉而
進之有不孝敬於父母不長悌於族黨悖禮棄常不率
法令者糾而罪之田疇闢生業脩禮教設禁令行則長
吏之能也人窮墮農事荒姦盜起刑獄煩下陵上替禮

義不興斯長吏之否也若長吏在官公廉慮不及私正色直節不飾名譽者及身行貪穢諂黷求容公節不立而私門日富者竝謹察之揚清激濁舉善殫違此朕所以垂拱總綱責成於良二千石也於戲戒哉

咸寧三年詔曰宗室戚屬國之枝葉欲令奉率德義為天下式然處富貴而能慎行者寡召穆公糾合兄弟而賦棠棣之詩此姬氏所以本支百世也今以衛將軍扶風王亮為宗師所當施行皆咨之於宗師也

太康九年春詔曰興化之本繇政平訟理也二千石長吏不能勤恤人隱而輕挾私故興長刑獄又多貪濁煩撓百姓其勅刺史二千石糾其能否議其黜陟令內外羣官舉清能拔寒素

荀勗為尚書令在尚書課試令史以下覈其才能有闇於文法不能決疑處事者即時遣出武帝嘗謂曰魏武帝言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公達之退惡不退不休二令君之美亦望於君也

元帝太興元年三月壬申詔曰昔之為政者動人以行
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故我清靜而人自正其次聽
言觀行明試以功其有政績可述刑獄得中人無怨訟
久而日新及當官軟弱茹柔吐剛身行穢濁脩飾時譽
者各以名聞令在事之人仰鑒前烈同心戮力深思所
以寬衆息役惠益百姓無廢朕命遠近禮贄一切斷之
七月戊申詔曰王室多故姦凶肆暴皇綱弛墜顛覆大
猷朕以不德統承洪緒夙夜憂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

長當祇奉舊憲正身明法抑齊豪強存恤孤獨隱實戶
口勸課農桑州牧刺史當互相檢察不得顧私虧公長
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見進用者有貪恠穢濁而以財勢
自安者若有不舉當受故縱蔽善之罪有而不知當受
閤塞之責各明慎奉行

簡文咸安二年詔曰朕居阿衡三世不能濟彼時雍乃
至海西失德殆傾皇祚賴祖宗靈祇之德皇太后淑體
應期藩輔忠賢百官戮力用能蕩氛霧於昊蒼耀晨輝

於宇宙遂以眇身託于王公之上思賴羣賢以弼其闕
夫敦本息末抑絕華競使清濁異流能否殊貫官無耗
政士無謗讟不有懲勸則德禮焉施且彊寇未殄勞役
未息自非軍國戎祀之要其華飾煩費之用皆省之夫
肥遯窮谷之賢淪泥揚波之士雖抗志玄霄潛默幽岫
貪屈高尚之道以隆協贊之美孰與自足山川棲遲丘
壑徇匹夫之潔而忘兼濟之大耶古人不借賢於曩代
朕所以虛想於今日内外百官各勤所司使善無不達

惡無不聞令詩人無素餐之刺而吾獲虛心之求焉

後魏道武天興三年太史局奏天文錯亂帝親覽經占
多云改政易故數革官號一欲防塞凶狡二欲消災應
變已而慮羣下疑惑心謗腹非乃下詔戒勵天下丙申
復詔曰上古之治尚德下名有任而無爵易治而事序
故邪謀息而不起姦慝絕而不作周姬之末下凌上替
以號自定以位制祿卿世其官大夫遂事陽德不暢議
發家陪故釁繇此起兵由此作秦漢之弊捨德崇侈能

否混雜賢愚相亂庶官失序任非其人於是忠義之道寢廉
恥之節廢退讓之風絕毀譽之議興莫不由乎貴尚名位而
禍及之矣古置三公職大憂重故曰待罪宰相將委任責成
非虛寵祿也而今世俗僉以台輔為榮貴企慕而求之夫此
職司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則重捨之則輕然則官無常名
而任有定分是則所貴者至矣何取於鼎司之虛稱也夫桀
紂之南面雖高而可薄姬旦之為下雖卑而可尊一官
可以効智華門可以垂範苟以道德為實賢於覆餗部

家矣故量已者令終而義全昧利者身陷而名滅利之
與名毀譽之疵競道之與德神識之家寶是故道義治
之本名爵治之末名不本於道不可以為宜爵無補於
時不可以為用用而不禁為病深矣能通其變不失其
正者其唯聖人乎來者誠思成敗之理察治亂之繇鑒
殷周之失革秦漢之弊則幾於治矣

太武神廟三年五月詔曰夫士之為行在家必孝處朝
必忠然後身榮於時揚名後世矣近遣尚書封鐵剪除

亡命其所部將士有盡忠竭節以殞軀命者今皆追贈
爵號或有蹈鋒履難以自効者以功次進位或有故違
軍法私離幢校者以軍法行戮夫有功蒙賞有罪受誅
國之常典不可暫廢自今以後不善者可以自改矣其
宣勅內外咸使聞知

太延元年詔曰操持六柄王者所以統攝平政理訟公
卿之所司存勸農平賦宰民之所專急盡力三時黔首
之所克濟各脩其分謂之有序今更不然何以爲治越

職侵局網紀紛亂上無定令民知何從自今以後亡匿
避難羈旅他鄉皆當歸還舊居不問前罪民相殺害牧
守依法平決不聽私輒報復敢有報者誅及宗族隣伍
相助與同罪州郡縣不得妄遣吏卒煩攬民庶若有發
調縣宰集鄉邑三老計貲定課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
得縱富督貧避強侵弱覆檢能否覈其殿最列言屬州
刺史明考優劣抑退姦吏升進貞良歲盡舉課上臺牧
守荷治民之任當宣揚恩化奉順憲典與國同憂直道

正身肅居官次不亦善乎

源賀為征西將軍從駕臨江為前鋒大將賀為人雄果
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太武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
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

襲常山王素長子可悉陵年十七從太武獵遇一猛獸
陵遂空手搏之以獻帝曰汝才力絕人當為國立功立
事勿如此也

文成太安四年五月壬戌詔曰朕即阼至今屢下寬大

之旨蠲除煩苛去諸不急欲令物獲其所人安其業而
牧守百里不能宣揚恩意求欲無厭斷截官物以入於
已使課調懸少而深文極墨委罪於民苟求免咎曾不
改懼國家之制賦役乃輕比年已來雜調減省而所在
州郡咸有逋懸非在職之官綏導失所貪穢過度誰使
之然自今常調不充民不安業宰民之徒加以死罪申
告天下稱朕意焉

獻文以和平六年五月即位九月詔曰先朝以州牧親

民宜置良佐故勅有司班九條之制使前政選吏以待
俊又必謂銓衡允衷朝綱應叙然牧司寬情不祇憲旨
舉非其人愆于典度今制刺史守宰到官之日仰自舉
民望忠信以為選官不聽前政共相干冒若簡任失所
以罔上論

皇興中蠕蠕犯塞仇池氐羗又反叛秦益二州刺史呂
羅漢大破之詔羅漢曰卿以勲勞獲叙才能致用內總
禁旅外臨名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何

以垂名竹帛仇池地接邊境兵革屢興既勞士卒然亦
動民庶皆由鎮將不明綏禁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
擊殄此兇醜隴右土險民亦剛悍卿可召集豪右擇其
事宜以利民為先益國為本隨其風俗以施恩惠其有
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督明相宣告稱朕意焉
孝文臨朝堂謂羣臣曰兩儀既闢人生其間故上天不
言樹君以代是以書稱三考之績禮云考成之章自皇
王已降斯道靡易朕以寡德猥荷洪基思與百辟允釐

庶務然朕識乏知人不能使朝絕素餐之譏野無考槃
之刺夙宵寤寐載懷怵惕卿等皆是朝賢國彥輔弼是
寄各率乃心以旌考績之義如乖忠正國有常刑賢者
雖疎必進不肖者雖親必黜又謂尚書等曰朕仰慕乾
構君臨萬宇往者稽古典章樹茲百職然尚書之任樞
機是司豈惟總括百揆緝和人務而已朕之得失寔在
於斯自卿等在任年垂二周未嘗言朕之一失獻可否
之片規又未嘗進一賢而退一不肖此二事罪之大者

又引見王公卿士責留京之官曰昨望見婦人之服仍
為夾領小袖我徂東山雖不三年既離寒暑卿等何為
而違前詔咸陽王禧曰陛下聖過堯舜光化中原臣雖
仰稟明規每事乖互將何以宣布皇經敷贊帝則糾違
之罪實合刑憲高祖曰若朕言非卿等當須廷論如
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昔舜詔禹汝無面從退有後言
其卿等之謂乎

後皇太子恂冠孝文臨光極東堂引恂入見誠以冠義

曰夫冠禮表之百代所以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
正顏色齊辭令順故能正君臣親父子長幼然母見
必拜兄弟必敬責以成人之禮字汝元道所寄不輕汝
當尋名求義以順吾旨二十年改字宣道遷雒詔恂詣
代都其進止儀禮孝文皆為定及恂入辭孝文曰今汝
不應向代但太師薨於恒壞朕既居皇極之重不容輕
赴舅氏之喪欲使汝展哀舅氏拜汝母墓一寫為子之
情山陵在北海汝至彼太師事畢後日宜一拜山陵拜

訖汝族祖南安可一就問訊在途當溫讀經籍如每日親見吾也

南安王楨性忠謹事母以孝聞詔徵講武孝文引見於皇信堂戒之曰翁孝行著於私廷令問彰於邦國每欽忠懿思一言展故因講武遠徵赴闕仰戀仁慈情在未已但長安鎮年饑民儉理須綏撫不容久留翁今還州其勤隱恤無令境內有饑餒之民翁既國之懿親終無貧賤之患所宜慎者畧有三事一者恃親驕矜違禮僭

度二者傲慢貪奢不恤政事三者飲酒遊逸不擇交友
三者不去患禍將生但能慎此是以全身遠害光國榮
家終始之德成矣

趙郡王幹都督關右諸軍事孝文既篤愛諸弟以幹總
戎別道誠之曰司空穆亮年器可師散騎常侍盧淵才
堪詢訪汝其師之又除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孝文
親餞於近郊詔幹曰夫刑獄之理先哲所難然既有邦
國得不自勵也汝我之懿弟當聿脩厥德光崇有魏深

思遠圖如臨深履薄若恃親重不務世政國有常憲方
增悲感北海王詳行中領軍留守孝文賜詳璽書曰比
神遊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禁旅
後朝行宮及還雒高祖餞之詔詳曰昔者淮夷叛命故
有三年之舉鬼方不令乃致淹載之師況江吳竊命于
今十紀朕必欲蕩滌南海然後言歸今夏停此故與汝
相見善守京邑副我所懷廣陵王羽孝文南伐除開府
青州刺史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曰吾因天厯運乘時

樹功開荆拓汚威振楚越時暨三炎息駕汝潁勢臨荆
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州纂兵脩律俟秋方舉
海服之寄故唯宗良善開經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
墜嘉問唯酒唯田可不戒歟後為太保錄尚書事孝文
臨朝堂議政事謂羽曰遷都雒陽事格天地但汝之迷
途未開沉鄣耳朕家有四海往來何難朕初發雒陽教
示永壽皆謂分別比自來後諸處分之事已差前勅命
舉大功寧為虛費且朕無周召之勞弟豈容宴安自逸

今便北巡遷留之事當任朕懷

咸陽王禧字永壽為中都大官孝文以諸弟典三都戒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皆可脩身慎行勿有乖爽又曰文王小心翼翼聿懷多福如有周公之才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汝等宜小心畏慎勿自驕怠出為使持節開府冀州刺史高祖又以濟陰王鬱枉法賜死之事遣使告禧因而戒之

高陽王雍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相州刺史常侍如故孝
文戒雍曰相州乃是舊都自非朝賢德望無由居此是以
使汝作牧為牧之道非難非易其身正不令而行故易
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難又當愛賢士存信約無用人
言而輕與奪也

慕容契為中散初南安王禎有貪暴之聲遣中散閭文
祖察之文祖受賂隱而不言事發殺之孝文太后引見
羣臣謂之曰前論貪清皆云克脩文祖時亦在中後竟

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孝文曰古有待放之臣亦有離俗之士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契進曰臣卑微小人聞識不遠過蒙曲炤虛忝今職小人之心無定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定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垂退免孝文曰昔鄭相嗜魚人有獻魚者相告曰若取此魚恐削名祿遂不敢受契若知心不可常即知貪之惡矣何為求退遷契宰官令

盧昶為太子中舍人使南齊孝文詔昶曰卿便至彼勿

存彼我密邇江揚不早當晚會是朕物卿等欲言便言
無相疑難又勅副使王清石曰卿莫以本是南人言語
致慮若彼先有所知識欲見便見須論即論盧昶正是
寬柔君子無多文才或主客命卿作詩可率卿所知莫以
昶不作便復罷也凡使人之體以和為貴勿遽相矜誇
見於色貌失將命之體卿等各率所知以相規誨

宣武時盧昶為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既克梁朐山置戍
累表乞師帝遣虎賁四千人赴之又詔昶曰取朐置戍

竝是卿計始終成敗悉歸於卿以兵少請益今已遂卿本意如聞東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奇兵變遽以表聞又聞衍軍將帥每有流言去魏博淮揚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卿可量胸山薪水得支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速聞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計若理不可爾亦將軍裁決昶既儒生本少將畧又羊祉子變為昶司馬專征戎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胸山戍主傳文驥糧樵俱罄

以城降梁

後周武帝建德三年正月丙子享二十四軍督將以下
誠以軍旅之法縱酒盡歡

宣帝之在東宮也武帝慮其不堪承嗣遇之甚嚴朝見
進止與諸臣無異雖隆寒盛暑亦不得休息性既嗜酒
武帝遂禁醪醴不許至東宮每有過輒加捶扑嘗謂之
曰古來太子被廢者幾人餘兒豈不堪立耶於是遣東
宮官屬錄帝言語動作每月奏聞帝憚武嚴矯情脩飾

金史卷一百五十六
以是過惡遂不聞

卷一百五十六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十六